

水上英雄

章回小說



前記

史威津，黑海艦隊附屬艇上的一員小兵。二次世界大戰，德寇進犯黑海沿岸幾個重要城市時，他在海上不斷湧現着英雄的足蹟。不僅是他，許多同伴都是這樣。尤其是在保衛塞巴斯托波爾一役中，他們憑着少數人槍，挫敗了大隊敵人的進攻。在火線上，當敵人的坦克車隆隆地衝過來時，他們便抓起手榴彈，奮不顧身的迎上去攻擊，他們那種高度昂揚的戰鬥精神，即連最兇惡、最頑強的敵人也爲之戰慄！

史威津的女友費蘭姑娘，她和史威津已開始初步的互戀，可是她並不因兒女之情而忘掉侵略祖國的敵人，她在熾烈的炮火下，完成許多重大的任務，最後終於光榮地犧牲在祖國的土地上。她的死，雖使史威津感覺到痛苦，但卻更堅定了他繼續殺敵的決心。

本書是根據華夏書店出版，劉徵先生的譯本改寫的，原名「黑海水兵」，爲蘇聯名作家Л.梭羅夫也夫所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改寫者桑弛

目次

前記

第一回

嚴父教子股上着皮鞭

水兵喪母海灘聞報.....一

第二回

打擊敵人捕魚隊加倍生產

測量炮位司令官兩度冒險.....六

第三回

一彈飛去敵機墜海

衆手齊下少女返魂.....一一

第四回

避空襲挾鷄進壕

偵敵踪破浪出海.....一五

第五回

德寇遭奇襲喊叫連連

船頭行葬禮信誓旦旦.....二〇

第六回

涉水登懸崖英雄建功

繞路奪機鎗班長揚威.....二五

第七回

甲板翹首目送雷雨

地窖訪友語驚怪漢.....三一

第八回

史威洋街頭徘徊

費姑娘門前餵候.....三五

第九回

炮位失聯絡敵兵強攻

白刃六血戰委員破衣.....四〇

第十回

雙槳送海角力攀樹枝

子身履險地驚親慘狀.....四五

第十一回

小店傳機密且配鑰匙

狹路巧相逢突伸魔掌.....四九

第十二回

痛遊非刑獄中獄口

清算血賬陣前撲敵.....五四

第一回 嚴父教子股上着皮鞭 水兵喪母海灘聞戰報

話說俄羅斯刻赤地方，住着一個水手世家葛里高里。他從黑海艦隊「聖由斯特斯」號退役後，一直在家鄉捕魚爲生。他有着俄羅斯人民的特性，堅定、誠樸和勇敢。家庭很簡單，老妻以外就是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史威泮。史威泮很頑皮，常常跟隣家孩子玩得扭打起來，有時還被打得躲回家來抹淚。可是葛里高里最恨他的孩子流淚，當他看見史威泮在一旁偷偷抹淚，就會取下牆上的皮鞭，把他一頓毒打，說他不該隨便流淚，一個人的眼淚比什麼都寶貴，這就是他爲什麼要挨打的理由。史威泮受了這種教育，以後便不敢輕於流淚。這樣葛里高里才喜歡他，高興時便拍着他的肩膀稱讚他一聲好孩子。但是史威泮依然那麼頑皮好鬧，不過在受隣家孩子欺負時便不再流淚，他認爲這是在鍛鍊自己，好漢人前不流淚，哭有什麼意思呢？一次，他偷着把父親的抽屜開了，發現裏面有一包烟捲，便燃了一枝大吸特吸。不料一個不留神把他父親搭在椅子背上的衣服燒了一個窟窿，待他發覺，已是無法補救，他想給父親知道，免不了要挨上一頓皮鞭。心上一着慌，忙丟掉未吸完的香烟，推上抽屜，悄悄地往外溜，東走西蕩，只是不敢回家。後來捱到天色晚了，家家點上燈火，在一起玩的小朋友也各自回家去了。他看看自己的家，終於提心吊膽地回到家裏。走進大門時，葛里高里正坐在椅子上吸烟，看到史威泮從外面進來，正要問他在什麼地方去玩的？到這樣遲才回家？史威泮却將手上的門門遞

給他父親道：「爸爸！我犯了一個重大過失，請你處罰我吧！」葛里高里不覺一怔，忙道：「爲了什麼事？你講！」史威泮指指那桌子上的抽屜道：「我偷吸你藏在裏面的烟，又把你的衣服燒了個洞。」他母親在一邊也很代他擔憂着，以爲史威泮這頓打是挨定了。誰知葛里高里只用一種很嚴肅的目光凝視着史威泮。半晌，才問道：「你偷吸我的烟，又燒壞我的衣服，是不是這樣？」史威泮點頭道：「是的。爸爸！這是我的過失，我願受你的處罰。」葛里高里又問：「你爲什麼要這樣坦白承認？隱瞞着不是可以不受責罰嗎？」史威泮道：「我做錯了事，已犯着過失，再坦白承認，那不是過上加過嗎？我不願意那樣做。」葛里高里聽了這話，立刻從椅子上站起來，若有所思地在室內踱了一回，然後走來攔住史威泮的肩膀看看他的臉道：「好孩子！你已經懂事了，不用我再打你了。你去睡吧。」說着，將史威泮往床邊推。當晚有個朋友來看他，他和朋友喝着酒，很得意地告訴朋友，史威泮是他的好兒子，不說謊話，很誠實，跟他幼年時一樣。那晚他喝了很多的酒，才去睡覺。光陰迅速，不覺又是數年，史威泮已結束了童年的生活，進入青年時期了。他父親不時帶他上船出海，在那波濤洶湧的海洋上鍛鍊着。葛里高里鼓勵兒子不要做小胆鬼，海洋是需要正直坦白的人。有時候故意把輪船駛進有風暴的大海中去，且浪向輪船襲擊着，一下又一下的把船身打得軋軋地響，快要把船打沉到海底去似的，葛里高里便向史威泮嚷着：「放勇敢些，不要怕！我們在海上生活的人，腦子裏是沒有怕字的！」史威泮經常這樣鍛鍊着，日子久了，就把洶湧澎湃的大海看得

很平凡。他的體格也更加堅強起來，修長的身材，女子般俊雅的臉蛋，配着那雙藍色的有神眼睛，真是一個好青年。當他加入黑海艦隊去服役時，葛里高里拍拍他寬闊的肩膀道：「孩子！你不要忘記你祖先所走的道路，你的曾祖與祖父到我，都曾在海軍裏完成服役的。我只希望你將來能夠做一個水手長，一直不忘記你是怎樣一個家庭出身的。孩子！你記着吧！」史威津笑着點點頭道：「爸爸！我記着的，請你不要忘掉我是一個青共團員。」他說着，便辭別父親去乘火車。他到兵艦上服役後，並不常寫家信，有次只寄回來一頁明信片，上面報告他在那裏很好，只有一次被禁閉了三天。他父親立刻回了封信去，說他被禁閉並非好事情，如其常常這樣，待你服役期滿，不是要有六個月被禁閉的紀錄嗎？這封信一去，史威津就有五個月沒有信回家。到第六個月，他寄來一封信，字裏行間充滿着驕傲，說他已在袖口上獲得了第一根狹條。葛里高里很高興，忙去告訴了老婆。這以後，史威津在一九四一年的六月，又獲得了第二根。這第二根狹條綴到他袖口上去的一天，他站在那艘軍艦附屬艇甲板上，看看港灣裏透明而帶藍色的水，和距離不遠的遼闊的大海，覺得胸襟暢快，欣然神往。艇上的同志都向他慶祝。當他謁見艇上的司令官尼高里洛夫中尉時，中尉很嘉勉他，講了一些蘇聯海軍准士官的權利與義務給他聽，同時，給了史威津一宵的假期。史威津上了岸，跨着輕鬆的步子，去參加朋友們一個快樂的聚會。當天他還認識了一個年輕的姑娘，兩個人在僻靜的路上散步聊天，一直談到晚上，他才幫助那姑娘爬上圍牆回家。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他愉快地回到軍艦附屬艇

上去消假。誰知偏在這時候來了一紙電報，是他父親從刻赤家裏拍來的，電報上只有『母病危速回』幾個字。史威泮很愛母親，一看到電報，便上了心事，忙到司令官那裏去請假回刻赤去。可是當他從火車站匆匆趕到家裏時，他母親已長眠不起了。父子見面，相對歎歎。由鄉隣親戚幫助着把老太太埋葬在村外墓地上。葛里高里很傷感地歎着氣，看看史威泮道：『孩子！你很像你母親，現在只有你是我唯一的親人了！』史威泮默然地看着那座新坟，半晌說不出話來。葛里高里問他什麼時候回隊？史威泮道：『我的假期到二十八日，二十七日就要動身。』葛里高里點頭道：『我希望你能在家裏多耽擱幾天。孩子！以後的日子多寂寞啊！』這不單是驟然喪偶的老年人感到如此，就是史威泮也像失掉什麼似的。父子兩個在家裏，有時半天不交談一句，有時兩下都在唉聲歎氣。史威泮究屬是個活潑的青年，他覺得與其在家裏使精神上受到痛苦，倒不如到外面去逛逛。他原有兩年多沒回來了，有好多處是他幼時常到的地方，這時在他腦幕上迴映着，他就信步走了去。一回到漁船叢集的碼頭上看看水手們在甲板上忙着工作的情形。一回找個僻靜的海灘去洗個海水浴。整個假期就這樣地消磨着。到了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天，史威泮清早就到海灘上去洗澡，在海水裏游泳了好一回，感到疲乏，便躺在陽光下闔上眼睛睡一回，這也是他的一種習慣。可是他正在朦朦朧朧的時候，耳畔聽到有人在喊『年青的水手！醒醒吧，打仗啦！』史威泮一聽到這幾個字，便霍地跳了起來，一看叫着他的那個老頭子，已曳着手杖走去十多步了。他忙揉揉眼睛追在他身後問道：『老伯

伯！你講的是什麼戰事？誰與誰打仗呀？」老頭子頭也不掉：「還有誰呢？德國人，希特勒那個強盜！」史威泮聽明白了，忙穿好衣服往回家的路上跑。經過廣播器下就聽到莫洛托夫正在廣播。街道上擠滿了人，紛紛地在那裏談論，各人臉上都有一種緊張的表情。史威泮加速步子走着，連碰撞了人，也來不及講句抱歉的話。欲知蘇德大戰爆發後，水上英雄們如何在海洋上大展身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打擊敵人捕魚隊加倍生產 測量炮位司令官兩度冒險

話說史威泮因爲走急了，很覺口渴，看到路邊有個汽水攤，便站在那裏打算喝瓶汽水。蘇聯人民很尊敬軍人，先在那裏喝汽水的人便讓史威泮先喝，而且很有禮貌地說聲『水兵同志請先喝。』史威泮不安地喝了汽水付過錢走回去。到了家裏一看，葛里高里正與全體捕魚隊人員在開會，決議增加一倍的打魚量，星期與例假也不休息。葛里高里更在大聲地嚷，『我們要努力工作，不能有半點偷懶。希望大家記着我的話啊！』說話時，他的身子在晃，胸前用絲帶繫着的三枚聖喬治十字章也在盪着。捕魚隊人員走散後，史威泮對他笑笑道：『爸爸！你將這老古董掛在衣襟上做什麼？這不是沙皇時期的獎章嗎？現在我們生活在蘇維埃時代啦，這種帶着封建氣息的獎章用不着了！』這話却使老年人有些憤然，指指晃晃在衣襟上的三枚獎章道：『這與沙皇沒有相干，這是我在海上和德國人作戰時得到的。全俄羅斯得到這種獎章的不滿三百人。』史威泮怕他父親生氣，忙解釋道：『爸爸！我並不是講你無故得到它，而是說現在應該得個爲人民大眾的榮譽獎章才夠光榮，沙皇的東西該丟棄了。』葛里高里想了一想，似乎覺得兒子的話很對，忙將三枚獎章去掉兩枚道：『好！去掉爲沙皇的吧，這個是爲保衛我們俄羅斯祖國的，讓它留着吧！』說着，他拿出一瓶酸烈的酒來問史威泮喝不喝？史威泮道：『爸爸！我不想喝酒。』葛里高里眯起眼睛看着史威泮道：『你爲戰事擔憂嗎？告訴你吧，德國人打

我們已不是第一次了。這次他們又來了，就教那些納粹強盜再試試我們俄羅斯人的手段吧！看他們肯化多大的代價？」老年人喝着酒又看看兒子道：「孩子！你要去收拾行李上火車站去了，這以後該是埋頭苦幹的時候啦！等一回我也要出海捕魚去的。」史威泮便去將一些很簡單的什物收拾好，即與父親告別。葛里高里只送到門口，囑咐他學好，日後再見面時，能夠看到你胸前有個小東西吊在絲帶上。史威泮堅定地點點頭道：「爸爸！我決不使你老人家失望！」葛里高里拍拍他的肩胛道：「好！這樣才是我的兒子！再見！」史威泮走下台階，轉身向父親行了個軍禮，便大踏步趕往車站去。他看到所有的人們與幾小時前不同了，已由震驚而轉到嚴肅與鎮靜了。史威泮第二天便到達自己的崗位上。他所服役的那艘軍艦附屬艇，在那些海軍船隻裏面，是最小的一種了，給驅逐艦和巡洋艦上的人們稱做「蚊子」的就是它。上面的設備，只有兩架小型炮與幾枝重機鎗。出海遇到較大的風浪時候，便要駛回港灣裏來躲着。給巡洋艦上的人看到，便會嘲笑它：「蚊子又受驚嚇啦？」史威泮過去會這樣想：如果調我到戰鬥艦或潛水艇上去工作，那就好啦！現在發生了戰事，仍是守在這港灣裏，怎會有多大的任務輪到自己去幹呢？播音機上常常播着前線轟轟烈烈的戰事消息，史威泮出神地聽着，再看看腳下的那艘附屬艇，不由歎了氣。他暗自打算了好多次，最後決定去替調本艇上的司令官尼高里洛失中尉，要求另派工作，說明自己的志願，不願再默在這船塢裏。中尉却不贊成他有這種打算，要他耐心等一等，參加戰鬥的日子終有一天會到來的，現在還只在開始，你

所希望的任務，遲早要落到我們肩胛上來的。史威津聽了這話，雖不能隨便駁覆上級的話，心上却仍是悶悶地不愉快。可是隔不上多少日子，他們那艘附屬艇上的任務來了，擔任沿海巡邏，有時駛近敵佔海岸襲擊，使德國人措手不及，遭到重大損害，這艘附屬艇還擊落過兩架德國飛機。司令官在艦橋上舵盤邊上站着時，偶然想到史威津要求調職的話，便忍住他笑笑道：「同志！這一陣不嫌寂寞吧？你不要看不起這隻附屬艇，它所負的任務，有時不亞於戰鬥艦巡洋艦呢！」有一天這艘附屬艇接到負責偵察敵海岸的火力的命令，這任務是非常艱鉅和危險的，艇上的官兵，却很興奮，知道這是個不平凡的場面。當附屬艇沿着敵佔海岸漸漸駛入大炮射程內時，故意將引擎弄得特別響，或是向岸上發上一二炮。岸上先是毫無聲息。不到兩分鐘，陡然轟隆隆地打來一排炮，有一二顆炮彈落在附近，把海水激成幾丈高的水柱。接着又是轟隆隆地一聲響亮，幾枚炮彈打艇上掠過去，掉在海裏，又冒上幾枝大水柱，附屬艇只是發着抖一般向前駛着。同時岸上又在發射機關鎗，鎗彈在海面上發出噓噓的叫聲。司令官站在舵盤邊上神色不動地用鉛筆在海圖上做記錄，好像這些大炮與機鎗的目標，不是這艘附屬艇。他命令再往海岸駛近些，岸上的大炮與機鎗更瘋狂地在發射了。史威津緊抓着舵盤，看一眼司令官，打算問他要不要將船駛成鋸齒型的？司令官却一面在做記錄，一面大聲的吆喝着「堅持！」他的臉上鐵板着沒有絲毫表情。海岸上的鎗炮在狂吼，炮彈鎗彈暴雨似的掉在海裏。附屬艇發動着三個引擎在行駛，蓬蓬的引擎聲與鎗炮聲互相應和着。全艇的兵員都守住各

人的崗位，等候司令官的命令。這樣經過了許多時間，司令官又命令史威泮「向右舷前進」！史威泮下勁把舵盤撥動，又引起岸上另一起的大炮與機關的發射，響成一片。司令官又根據落彈的遠近做記錄，那種泰然的神情，使史威泮衷心表示折服。等到一切記錄都做好後，司令官還怕不準確，命令再在火力圈內駛一週，待他精確的校正一下，然後才使附屬艇駛離敵人的射擊程而隱入濃霧中。史威泮也鬆了一口氣。司令官斜過眼睛看他一眼道：「同志！你覺得怎樣？應該承認夠受了吧？德國人耗費不少彈藥招待我們算是熱烈的了。」他又微笑道：「經過這次的冒險後，我們不單增強了胆力，而且可以給德國人一個很好的教訓！」史威泮下班後，掌帆兵對他笑笑道：「我們有這樣一個司令官在領導，弄個獎章在衣襟上掛掛是不費什麼事的。」史威泮却在暗自慚愧，覺得自己還不及司令官那樣勇敢，當一個紅軍水兵，是不應該這樣懦弱的，以後要特別勇敢些，做一點成績給大家看看，最好有機會上級派我單獨去幹一樁比這更危險的工作，完成之後，那我有多大的光榮啊！這些念頭只是在他腦子裏盤旋着，並沒對人家講過。他認為在這次大戰中，總有機會可以給自己達到目的，可是那艘附屬艇仍是負着巡邏的任務，雖沒與敵人發生過大場面的戰事，却也擊退過十幾次敵機的空襲，但沒有機會使史威泮實現想像中的英雄事蹟。德國的軍隊，侵略到黑海邊緣時，一直是選擇蘇聯的大型艦隊做目標的，對於內河輪船那樣的附屬艇，一向不注意。誰知他們素來瞧不起的小艦艇，却使他們吃過很多苦頭，以後也就括目相看了，每天派出幾小隊的容克機，在黑海

上搜索着，一有發現，就丟炸彈，掃射機鎗。附屬艇便有很多機會與敵機激戰了。因此史威泮服役的那艘附屬艇，就時刻要防到敵機的攻擊。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一彈飛去敵機墜海 衆手齊下少女返魂

却說這一天史威泮又駕駛着附屬艇到沿海去巡邏時，突然間斜刺裏飛來一架德國容克機，起先飛得很高，不一會就低飛着在艇上打盤旋了。史威泮對於這些是司空見慣的了，暗想：這傢伙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它打算沉到海底裏去過夜嗎？我們的高射機鎗手就爽快些給它兩顆子彈吧。可是高射機鎗剛一吼叫，那架容克機却疾飛而去。史威泮正在疑心它是胆怯逃走的，誰知一忽工夫飛來三架敵機，繞着附屬艇亂丟炸彈。附屬艇上的高射機鎗，沉着應戰，瞄準了就是一排子彈。司令官在艦橋上鎮靜地發口令：『向左舷，快！』一忽又喝着『向右舷堅持動作！』史威泮有經驗地依照司令官撥動舵盤。大炮也昂起身子對天空的敵人怒吼了，機鎗也以高度的火力攻擊着三架敵機，突然一架敵機尾部上着了一顆炮彈，冒出一團紅光，一瞬眼的工夫，機頭向下，直鑽入海裏去了，其餘兩架飛機，也被擊中，幾分鐘內就墜在海中，史威泮看看剛才那架容克機栽下去的地方，只有波平浪靜的海水，什麼痕迹都沒留。艇上人員的臉上却都留下一些笑容，原來這艘附屬艇又創造了擊落三架敵機的新記錄。戰爭在前綫一天激烈一天，德寇所到之處，許多人都被驅入了監獄，電桿上掛了很多尸首，挺好的建築物却遭炮火轟成碎磚破瓦。這情形史威泮也會在深入敵後時看到過一些，他又決定要親手殺死敵人，爲受難的同胞報仇，在附屬艇上工作還不夠他洩忿。於是他希望能夠調職，使他可以抓起鎗桿面

對敵人痛痛快快的打幾仗。無如他的理想一時無法實現，附屬艇却又奉命護送運輸艦到敦德薩去。一路平靜無事，連一架敵機也沒有遇到。回航途中也是如此。史威泮認為這種情形雖省掉不少麻煩，却覺太平了。回到根據地塞巴斯托波爾還有六小時的航程，史威泮下班了。他不需要到下面艙裏去休息，只是在甲板上徘徊着，看看將要西沉的落日，時時撫摩撫摩要使敵人喪胆落魄的大炮與機鎗，思潮常常落入很遠的地方去。這時候他倒希望來幾架敵機熱鬧一下，再使這附屬艇創個新記錄。他正感到無聊的當兒，站在艦橋上的瞭望哨却在嚷着「那邊來的是什麼東西？」史威泮忙循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只見左舷邊漸向附屬艇漂來一個黑色的奇特的東西。看到那東西的人不由暗暗在會到不要是個流動水雷吧，這應該設法消滅它，讓它漂近來爆炸，那就太沒意思了。這時那艦橋上的瞭望哨已在望遠鏡裏看清楚了，他大聲嚷道：「那是一個人啊，確確實實是個人！」有人笑道：「這時候還有人來洗海水浴嗎？」又有人說：「別開玩笑，快救人家起來是正經！」這時附屬艇已將發動機停住了，緩緩繞向上流去貼近那人的身旁去。大家都料定這個人必定淹死了，但是猜不透怎麼會漂在水上的？及至迫近了一看，原來那人身上套着一個救生圈。史威泮搶着伏到舷上去，便將那人抓住了，邊上許多人都與他一樣，爬下去幫着把人拉到甲板上來。衆目所視之下，不由都發聲喊道：「噢！還是個姑娘哪！」這沒有錯，躺在甲板上的確是一個少女。史威泮蹲下身子湊在少女鼻子邊仔細聽了一回，覺得還有微弱的呼吸。司令官也走過來了，他問史威泮怎麼樣？史威泮

回答他並沒氣絕。司令官便要他負責照顧這個少女，並派了掌帆班長葉孚與一個叫科羅科夫的士兵幫助。他們即將少女由甲板上搬往下面士官室去，因為艇身不大，艙口下面的走道非常窄狹，三個人把一個失掉知覺的少女抬着走，確是一件費力的事，他們都累出一身汗，才將少女安放在床上。葉孚先到櫥裏找到了伏特加，滿滿倒上一杯，加了一撮胡椒。史威泮道：「老葉！我看還沒到喝伏特加的時候，她渾身是濕透了，冷得在發抖，要先換掉她身上的濕衣服才對。」葉孚兩手一攤道：「這就難了，艇上那裏來的女衣服？」史威泮對他說有辦法，便跑去將自己一套乾淨的襯衫褲拿來。葉孚指指少女道：「誰給她動手呢？她自己又沒知覺。」史威泮道：「那只有請你動手了，而且要快些，遲了，只怕挽救不了她的性命，你看她不是抖得更厲害了？」葉孚搖搖頭道：「她是女的，我不能給她脫衣服，還是你幹吧。」史威泮道：「眼前你是長官，非要你幹這個不可！」說着，便與科羅科夫掉過身去站着。葉孚沒法推却，只好給少女把衣服換下來。科羅科夫只是在發笑。葉孚道：「你不去找兩條毯子來給她蓋着，却在這裏傻笑！」科羅科夫連忙爬上甲板去了。葉孚拿過那杯伏特加道：「真可憐！這姑娘身上的皮肉都發青了，看來她在海裏很久了。」說着，便與史威泮把伏特加灌進少女嘴裏去。又把科羅科夫拿來的毯子給她蓋上。沒有一忽工夫，因為胡椒與伏特加起了作用，少女在打呃、打嚏、又咳嗽着。史威泮又見她激動過一次眼皮。掌帆班長葉孚擦額上的汗道：「好了，可以沒事了。我報告司令官去！」說着，他興奮地爬上艙口去了。科羅科夫拿了一

罐煉乳到爐子間去了。士官室裏只剩下史威泮一個人。那少女第二次睜開眼向史威泮看着。史威泮忙說：「這裏是海軍附屬艇上，我們在一小時前將你從海裏救上來的，你安心睡着吧。」少女又閉上眼睛。司令官特地到下面來看，他就囑咐史威泮一直留在士官室裏照顧她，剛恢復一些知覺的人，旁邊少不得要個人照顧。隔了一回，少女又把眼睛睜開來，很衰弱地問了聲「我怎會躺在此地的？」史威泮重將拯救她到艇上的經過告訴她。到第二天早上，少女的臉色轉得紅潤些了，史威泮給她吃着罐頭桃子，和咖啡麵包，精神方面又好了許多。她告訴史威泮她名字叫費蘭，父母早就過世了，一直與叔母在一起過日子。有個哥哥在敖德薩艦隊裏當司令官，這次就是帶了一些衣物到敖德薩去探望哥哥的，不想在同來的輪船上遭到一架敵機襲擊。船上都是女人和小孩子，敵機飛得很低，船上有人將小孩子高舉着，希望敵機瞭解實情後停止轟炸，誰知道德國人不問這些的，依然掃射，依然亂丟炸彈，後來船尾上中了一枚炸彈，船就往下沉，我幸而抓到一隻救生圈，僥倖能夠在海面浮着待救，可是因為在海上浮了一天一夜，體力支持不住了，昏迷過兩次，給你救到這裏船上時，正是第二次失去知覺的時候。你們救了我性命，只要有機會，無論怎樣要報答你們的。史威泮道：「這是我們軍人應盡的義務。這艘附屬艇，前後已擊落過五架敵機了，以後還得多給他們一些教訓，他們濫炸我們的婦孺，太殘酷了！」費蘭道：「我也打算參加軍事工作，想上去一定可能的。你能借一樣東西給我嗎？」欲知少女所借何物，且看下回分解。